

# 一點歡情換半生離索

## 西子姑娘 陳燕婷的故事

● 陳邦夔

柳線搖風曉氣清，頻頻吹送機聲，春光旖旎不勝情，我如小燕，君便是飛鷹，輕渡關山千萬里，一朝際會風雲，至高無上是飛行，殷勤寄盼，莫負好青春。

春水粼粼春意濃，浣紗溪映花紅，相思不斷笕橋東，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，一瞥飛鴻雲陣動，歸程爭趁長風，萬花叢裡接英雄，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。……

這是三十年代，傅清石將軍作詞，劉雪厂譜曲，專為空軍健兒推出的一支「西子姑娘」，歌聲宛約動聽，情意纏綿，如詩如畫，至今人們琅琅上口，親切自然，對空軍官兵來說，有份外親切的感情。

西子姑娘歌曲推出的背景，是抗戰勝利後一年，空軍復員南京，航空委員會更名「空軍總司令部」時，爲了提振空軍士氣，激勵鬥志，由簡樸將軍寫「空軍軍歌

」，楊泓寫「永生的八一四」，葉逸凡寫「壯志凌霄」；屬於剛性的，傅清石寫「西子姑娘」，卻是柔性的，需要一位具有聲樂修養的小姐來唱，經過各方推荐試唱，最後選中了位在南京新街口，龍門大歌廳駐唱的陳燕婷小姐主唱。

### 君爲飛將妾爲歌伶

陳燕婷，廣東南海人，時芳齡二十二歲，綺年玉貌，上帝給她一副好歌喉，是當時與慎芝、紫薇三大紅牌同台駐唱的歌星，「西子姑娘」經她試唱成功後，名噪一時，極受空軍肯定、社會人士讚賞，後來戰爭關係，慎芝、紫薇先後來到台灣，在台視的「群星會」中演唱，最爲觀眾所喜愛，至今人們記憶猶新，燕婷則走進了不可預測的命運，留下「西子姑娘」婉轉

甜美的歌聲，一直數十年餘音在耳，因最初是用鋼絲錄音，後來幾度易人歌唱，聽曲思人，彷彿她的歌聲倩影，猶在眼前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空軍第五戰轟大隊，駐紮南京，擔任衛戍首都的空防任務，他所屬第二十六中隊，中隊長張季明少校，只有三十歲的年紀，卻是一位驍悍的戰將，抗日戰爭中，張季明在安康、徐州、岳陽、武漢、宜昌，與日機空戰，擊落日本九六、九七戰鬥機、轟炸機、運輸機，有四架半的紀錄，在戡亂戰爭中，也參加了黃河之役，鄂西會戰，以及自山西運城出發，與地面友軍會同，參加了收復延安的行動，其他經常性的出擊，更是不計其數。

那個時候的南京，由於中共的「解放軍」在全國各地，節節進逼，前方戰事吃

緊，張季明任務頻繁，公餘之暇，也到新街口，龍門大歌廳，進餐聽曲，陳燕婷是紅牌「西子姑娘」的主唱者，空軍朋友，最喜歡她，她高挑的身材，端莊美艷，一雙手纖長像水仙枝葉，古典如象牙雕刻，凝眸處更似秋水寒潭，尤其是穿上一襲旗袍，氣質宛約靈秀，談吐如鶯聲出谷，一時慕名追求者，全多是政商名流；張季明英俊挺拔，又是一位飛將軍，他像駕駛戰鬥機一樣，左攻右旋，絲毫不讓「敵人」有可趁之機，最後終算贏得燕子芳心。

可惜，好事多磨，張季明的母親，自河北原籍來到南京，聽說兒子要與「戲子」結婚，馬上疾言厲色，堅持不允，於是母子爲此事僵持不下，張季明侍母至孝，遭遇難題，從此心事重重，苦惱萬分。

### 柔情似水天妒佳人

民國三十六年春，張季明奉命駕P-51戰機，向九江地區共軍出擊，不慎座機中彈，迫降蕪湖，地面共軍獲訊，分批搜索，幸被好心民眾救起，經過化裝掩護，秘密送往南京空軍總部，此次歷險，化解了婚事的轉機，張季明的長官同學們，紛紛向他的母親求情，給她老人家分析，出飛

行任務，是不可以影響情緒的，張母疼惜愛子，又迫於情勢，只好答應讓他們成婚。同年十月，在周至柔總司令主持之下，張季明與陳燕婷，終於買花燭成好事了，從此風晨霧夕，天上人間羨煞多少顧曲名流和痴心妄想的歌迷！

民國三十七年秋，張季明忽奉調北平空軍志航大隊，升任大隊附，此時因婆媳性格不合，難以相處，燕婷遷往上海娘家待產，臨行時衡度家庭情勢，告訴季明，他日生下若是男孩，可帶婆家撫養，若是女孩，就讓她留在身邊，這種交代，似含有隱藏在心的玄機，有待日後破解。

不久，燕婷產下一女，白白胖胖，一臉的秀美，酷似老爸，很是可愛，惜張季明軍命在身，兼程趕往上海探視，夫妻父女匆匆話別，燕婷不能隨夫赴任，頓感前途茫茫，一種不可預期的未來，淒淒迷迷地湧上心頭。

九月初，張季明飛到北平向大隊長徐華江報到，十月錦州告急，志航大隊奉命移駐台灣嘉義，張是大隊附，部隊移防任務，責無旁貸，命他全權處理，這個命令是軍事機密，不容半點洩露，張季明想和母親妻子打個招呼都不可能，真是：「欲

寄書如天遠，難消夜似年長。」他繞室徬徨，領略到「曉窗風雨碎人腸」的滋味。

### 勞燕分飛烽火漫天

民國三十八年春，共軍向大江南北傾巢出動，攻勢凌厲，京滬相繼淪陷，張季明在台灣，部隊要以一部分進駐定海，還要支援衡陽和海南島作戰，席不暇暖，無法顧及妻小，連母親都是由他的同學李欣凱護送來台，陳燕婷和她襁褓中的女兒，在戰火逼近上海的時候，得一位陸軍少將之助，營救他們母女撤遷到香港，驚魂甫定，本想與台灣的夫君取得連繫，無如婆媳嫌隙日深，自忖婆婆的主觀固執，成見很深，還有很多的暗示，想想分明是已被摒棄門外，因此，到台灣來尋夫的念頭，欲行又止，很痛苦地打消了！

燕婷在香港，舉目無親，母親弟妹音訊杳杳，若是再回上海，作爲「一個反動份子」的家屬，身分一旦暴露，後果不堪設想！如想重披歌衫，香港流行的是廣東大戲，內地的京戲，偶爾有來此作短期演唱，滿足一下非粵籍的觀眾欣賞，香港不僅國語歌曲不流行，連一座歌廳都沒有，可憐一代歌后，竟進退維谷。

燕婷幼讀經書，又得父課詩詞，國學根基深厚，遭逢此難，不免想起五代詞人顧夔的「訴衷情」：「永夜拋人何處去？絕來音。春闈掩，眉斂，月將沉。爭忍不相尋？怨孤衾。換我心，爲你心，始知相憶深。」吟罷，傷感不能自己！

燕婷的下落成謎，但後來聽說救她出險的何將軍是一位從事地下工作者，其人儒雅精明，具有高級情報人員神秘的特質，也是燕婷歌壇中的崇拜者，對她一往情深，更賦予了無盡的同情與愛憐，在她失依無助中，伸過援手。

以後的悠悠歲月，國共隔海對峙，冷戰熱戰，都沒有停息過，鴻鱗不便，一連多少年，就此音息渺茫。

### 細嚼人生各奔前程

張季明自從與陳燕婷母女在大陸戰亂中失散，乃移愛作忠，一直努力於本身飛行的志業，從大隊長而聯隊長，而且在中部率領的是一支最精銳的部隊，作戰、訓練屢有出人意表的表现，民國五十三年，他升任了將軍，但他舊情不忘、心存歉意，苦苦地等待燕子歸來，已屆十二個年頭了！最後拗不過母親的堅持，與齊夫人再

婚。

張季明婚後的三十幾年，不僅有了兒子，也抱了孫子，自己則當過軍事學校的校長，再調空軍的副司令廣續晉任爲空軍中將司令，在家庭與事業上，應該說是相互輝映的。

民國五十五年八月，張季明的母親因病辭世了，六十八年他屆齡退役，八十七年的五月，齊夫人又告別塵寰，張季明百戰功勳，而今變成了一位獨居的老人，他內心的寂寞，傍人是無法理解的。

三十八、九年間，張季明失散的女兒陳紀燕，經過曾經幫助過她們母女逃避香港的何將軍再行設法，把她護送回上海的外婆家，此時紀燕的兩個舅舅、三個阿姨，已無力奉養她的外婆在上海生活，因爲當年燕婷以身爲陳家長女，又是熠熠紅星，用鬻歌所得，足以上養母親，下撫五個弟妹，來維持家計，大陸變色後，老家南海，已無枝可棲，家人爲節省開支，只有搬遷到杭州定居。紀燕是爲了紀念她媽媽而採用了一個「燕」字而取的名字，她也從母姓，在外祖母和舅舅阿姨呵護之下，撫育成人的。

民國五十七年間，大陸大搞清算鬥爭

，接踵而來的是「文化大革命」，紀燕具有「黑五類」的背景，被下放到皖北一個窮鄉僻壤的鄉間，一個正值荳蔻年華的女孩，卻要渡過十幾年的開荒歲月。

在「勞改」的環境裡，紀燕認識了一位同鄉男子王懷瑾，她憐惜她體力單薄，如何能做這樣的苦工，乃付出了無限的體貼與關懷，就近也爲他承擔些勞力，他們朝夕相處，患難與共，紀燕冰雪聰明，才情內斂，在苦難中受此恩寵，格外銘記在心。

十二年後，他們先後下放期滿回到杭州，紀燕感其雪炭之恩，經過雙方家長的支持，就在她外祖母主導之下，給他倆完成了婚事。

王懷瑾有個姐姐，早年僑居荷蘭，經過了重重困難，算是成功地，給他們申請到海牙，爲了謀生，兩小口把在國內所學的烹飪技術，再加以調適，以迎合當地人的口味，開了一家中國餐館，也算落地生根了。

紀燕出身書香世家，自幼雖歷經苦難，但不忘長輩教誨，耳濡目染，總是力圖上進，因此她的國學素養出眾，被當地的華語學校，聘爲兼課老師，因緣際會地被

選中了參加政府的暑期國外華語教師講習。她得此殊榮，雀躍不已，主要是她能藉此機會，到台灣尋找生父，雖然她為此曾經失敗過兩次。

### 父女相會恍如隔世

七月的最後一天，我的一個晚輩陳仲豪突然來個電話，問我可認識一位張季明將軍？我說當然認識，他就把陳紀燕萬里尋親，迭受頓挫的歷程，簡述一遍，希望我能成全一樁骨肉團圓的美事；我立刻打通電話給張將軍，接通後，我一方面顧慮張將軍現在的家庭禁忌，一方面我的敘述並不清楚，因而模糊了真象，張將軍當時並未承認。

當晚，我據實回復了她，並表達了愛莫能助的歉意。

翌日，是一個週末的下午，也是陳紀燕回國講習僅有的一次假期，陳仲豪再次來電，說出她生母的姓名，和一些特徵，我感於她的至誠期盼，心中委實不忍，只好頂著「鋼盔」，再冒打一次電話，接通後，當我說出陳燕婷的名字時，張季明激動得不得了，他知道他在襁褓中的女兒，

失散五十年後來到台灣，就急想一見，我在興奮之餘，就立刻通知正在圓山飯店等消息的陳紀燕，和好心的陳仲豪世姪，約定了傍晚相會。

晚上八點，我引進她們一行，走進了四維路張季明的家，一位八十老人，門一開啓，就能認出是紀燕歸來，父女無言，相擁而泣，我們一群隨伴她的人，睹此情景，無不淚盈於睫，抽噎得難以控制！

五十年了！戰爭造成了一幕又一幕，悲歡離合的劇情，演活了人生的舞台，像是一場戲，像是一場夢，但卻是真人、真事、真場景！想起「西子姑娘」歌詞中寫……：「我如小燕，君便是飛鷹，輕渡關山千萬里……幾番期待，凝碧望天空，一瞥飛鴻雲陣動，歸程爭長風？」……好像是他們的寫照，老將軍低著頭，敢情也是淚水模糊了。

這次紀燕實現了幾十年尋親的宿願，賦予了多少汗水和毅力，算是蒼天給她孝心的「紅利」，我們都為他們慶幸。

### 春夢無痕寧願不醒

「西子姑娘」的故事，經過了半個世紀，在張季明來講，還是鮮活的如在眼前，

如果不是當年母親作梗，讓燕子飛來台灣，也許不會遭遇到紅消香斷的悲劇，這不能去怪一位老太太，因為婆媳的齟齬，已是中國民間多少年來的行為模式，南宋的陸游與唐琬的分離，陸唐恩愛，生死相許，最後還是造成了因母親反對而分離的遺憾，譜出了千古膾炙人口的「紅酥手，黃藤酒，滿城春色宮牆柳，東風惡，歡情薄，一帳愁緒，幾年離索，錯，錯，錯……」的「釵頭鳳」，這一類的事情發生得很多，不過到現在進入了一個小家庭制的社會，已趨向了自由開放，這些古雅的悲情已不多見了，可惜時光不能倒流！

張季明父女團圓，卻把一位白髮老將，帶回到當年京滬線上，鐵翼柔情的迴盪中，一連數日都睡不好，一睡著就有夢，都是燕婷的多采多嬌，醒來時最是讓人心碎！一個八十老人，戰場悍將，仍然承受不了這樣多的愁，幾天下來，人已消瘦許多！

他們在彼此年輕的時候，愛得如痴如醉，那裡體會得，「與鄉同入夢，一生不願醒」的滋味？而今最怕夢斷乍醒，要是不醒，豈不更美？真有「人成各，今非昨，夢魂宛似秋韮索」了。